

不平常的春天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編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不 平 常 的 春 天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编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书〇〇·号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 1/8 字数 27,000

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南京第七次印刷

印数 208,001—230,000

统一书号: 3100·110

定 价: (4)九 分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是不是立場問題·····	1
論算旧帳·····	4
附：陈仁炳主張“算旧帳”·····	7
不平常的春天·····	9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14
再論立場問題·····	17
文汇报的资产階級方向应当批判·····	22
附：文汇报在一个時間內的资产階級方向·····	26
录以備考·····	27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	29
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	32

是不是立場問題？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社論

在当前的整風运动中，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对于同样一件事，人们的看法往往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們認為，这可以有好些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立場不同。

有的人說，现在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又提出立場問題来呢？

我們認為，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排除立場問題。在我国目前时期，人民内部还是有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成员虽然正在向劳动者转化，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虽然已经参加了合作组织，但是这两个阶级的思想影响都还将在长时期内存在。提出立場問題，了解各自的思想实质，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則，連彼此的立場都还没有弄清，怎么能求得真正的团结呢？

我們的国家正在建設社会主义。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都将最后转化为工人和集体农民(包括他們的知識分子)。这是唯一的前进的方向。只有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在思想上达到一致。当然，要原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完全轉入社会主义的立場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离开这个立場，却无法求得思想的一致，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新立場和旧立場之間的矛盾。

在“团结——批評——团结”这个公式中，团结要有一个标准，批評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不从社会主义

的立場进行批評，也就不会达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有人說，知識分子在过去几年中已經有了巨大的进步，而許多人却对于这个事实估計不足。我們認為，这个情况确是有的，在这个方面許多共产党员犯了錯誤，必須加以糾正。但是同时也有許多知識分子对于自己的进步估計过高。如果不然，就无法解釋目前整风运动中的許多思想混乱了。

举一个例。在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成績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本来是不應該成为問題的，因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是經過全国亿万人民奋斗和劳动得来的結果，是不依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发展的社会主义經濟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尽管有种种局部性質的缺点和錯誤，但是它們已經使祖国获得了迅速的进步，根本上改变了祖国的面貌。然而正是这个事实，在目前的許多知識分子中居然成为問題。在政治界、新聞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科学技术界、工商界的人士中，在青年学生中，都有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极少数共青团員和共产党员）对于这一点发生了怀疑。在有些地方，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竟至造成一种空气，不許別人說成績是主要的，誰說了誰就是犯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大罪。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現象呢？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立場問題呢？

我們認為，成績究竟是不是主要的，这是值得展开討論的一个根本問題。我們建議全国各界都来辯論一下这个根本問題。因为承認缺点和錯誤的存在，現在并不成为問題。整风运动的任务，正是要動員全党以至全国人民的力量，同这些缺点和錯誤作斗争。倒是否認成績，現在成了一个根本問題。因为如果認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基本上是錯誤的，失敗的，人們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片黑暗，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这样，那么問題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

这是我們的危言聳听么？大家請看，凡在不許人們說“成績是主要的”这样一陣歪风的影响所及的範圍内，难道不是已經造成了这样一种混乱么？

造成一时的混乱，并沒有什么可怕。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毕竟不是任何詭辯所能駁倒的。那些本来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現在由于故意制造这种混乱而在群众面前显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这当然沒有什么不好。那些一时陷入混乱的人們，經過了一番思想上的斗争而終于回到真理这一方面来，这也沒有什么不好。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这些人們說来，这样一陣思想混乱，却很难不說是一次深刻的教訓。

明察秋毫之末的大知識分子，不但不見輿薪，而且看不見天翻地复的历史变化，却要等待普通的工人农民来糾正他。这样的人，立場如果不是根本錯誤，至少也是沒有站穩吧？

一次教訓并不能最終地解决立場問題。人們为了最終地完成立場的轉变，还会需要好多次教訓，特別是如果他們老是以为問題早已解决了的話。但是一次教訓到底是一次教訓。这也就說明了，目前的这一場爭論，尽管有些人暂时觉得渾身不舒服，却是多么必不可少。

論 算 旧 帳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論

人民日报編者按：昨天的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論算旧帳”的社論，針对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陈仁炳所提出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須要算旧帳的謬論（內容見今日本报第二版），給予了駁斥。社論全文如下：

陈仁炳提出了算旧帳的問題。据他說，“为了党和祖國的前途，”需要算算旧帳。陈仁炳要向誰算帳呢？是向帝国主义嗎？是向地主階級嗎？是向長期压迫剝削中国人民的反動分子嗎？都不是。那是向誰呢？原来是要借整风的机会，同共产党算一算旧帳。因为，据说“有的犯了錯誤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帳来遮掩他自己的錯誤。”你如果不贊成算旧帳，那就无法逃避掩盖自己的錯誤的嫌疑，而且就无法逃避不“为了党和祖國的前途”的罪名。看来，旧帳是非算不可了。

我們是不是贊成算旧帳呢？

我們是又贊成又不贊成。

如果說是对敌人，我們是主張算帳的，旧帳要算，新帳也要算；小帳要算，大帳更要算。不但要算，而且要算清，要偿还。如果敌人欠帳不还，我們就强迫他还。用嘴講要不还，就动手，文的不行，来武的，直到敌人还清为止。在这方面，我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一向不馬虎的。这早已为历史事实所証实了。应当說明，就是对敌人，包括武裝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們仍然主張不算旧帳，实行寬大政策，給予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也是历史事实早已証明了的。

如果說是对朋友，我們不但不贊成算老帳，而且主張不記帳。

因为既然是朋友，就不免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有愉快的欢聚，又有不愉快的争执，甚至有甲“得罪了”乙，乙“得罪了”丙，或者丙“得罪了”甲的情况。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我們主張以团结为重，把問題說清楚，不記朋友的帳，友好相处，共同把事情办好。我們的朋友，有的在历史上犯过錯誤，只要他已經認識了錯誤，并且有了改正，我們不主張算旧帳，团结一致，把共同的事业办好。因为我們是共產主义者，我們知道，共产主义的事业絕不是少数共产党员的私事，在这条道路上，朋友越多越好。如果对朋友記帳，算老帳，是不符合我們的道德标准的。我們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求同存異的精神領会不够，对有些朋友抱有宗派主义情緒，这是党經常反对的，也是这次整风中要解决的。

至于講到對我們自己，我們是記帳的，也是算帳的。只要看一看我們党的历史文件，同志們就会看到：我們从来沒有掩盖过、隱瞞过我們曾經犯过的錯誤。不但不掩盖小的錯誤，而且不隱瞞我們的党曾經犯过路綫錯誤。不但不掩盖过去的錯誤，而且經常地揭露各項工作中的錯誤，因为我們的党是对人民負責的，所以，不但各个机关經常总结工作，解放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中，我們都不曾忘記整頓自己的队伍，肯定成績，糾正錯誤，不断地从中吸取經驗教訓，把工作作得更好，而在社会大变动以后，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整风运动。因此，陈仁炳提出要算旧帳，我們并不惧怕。我們不但热誠地欢迎一切真誠的朋友所提出的建設性的批評（包括許多不正确的批評），而且信心百倍地迎接任何右派分子的挑战。

現在右派分子給共产党开出了一个帳單。他們說，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的勤勞的斗争是沒有成績的，誰如果說“成績是主要的，缺点、錯誤是次要的”，那就是“教条主义”“党八股”，就是“遮掩錯誤”。在他們看来，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解放了全中国，实行了土地改

革，消灭了封建統治，实行了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都不算成績，这都算錯誤；解放以前，中国每年只生产几十万吨鋼（按国民党中国只生产四万多吨，其余是日本人在东北生产的），現在生产四百五十万吨鋼，这也不算成績，这也算錯誤。这岂不荒唐？其实，也并不奇怪。蔣介石垮台，中国人民看作是大解放，大成績，蔣介石和他的主子則看作是大灾难，大錯誤；土地改革，工人农民看作是很大的成績，地主則看作是下地獄，是大錯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看作是很大的成績，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則看作是很大的罪过。各人立場不同，观点不同，同是算旧帳，却得出两种結果。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陈仁炳还没有公开写出他的帳單，但是他在算什么帳，算帳的目的是什么，明眼的人是容易看出的。君不見，他不是已經在那里“長太息”嗎？如果他算帳的結果，看到了成績，也看到了缺点，他又相信这些缺点是可以克服的，錯誤是可以糾正的，那又何必“長太息”以至想到“痛哭流涕”呢？君不見，他不是已經要求“挑出几个人”来加以“有效”的处理嗎？如果他是从团結的愿望出发，如果他还相信这些同志虽然犯了錯誤，却是可以教育的，为什么他对这些干部是那样地仇視呢？如果說几个干部犯了錯誤要这么办，整个共产党几年来又是“錯誤是基本的、成績是次要的”，那不是也应当“挑出来”加以处理嗎？从他到处热心“算帳”“撤干部”来看，我們这样說，难道是毫无根据的夸张嗎？

我們說我們不怕算旧帳，不怕右派分子挑战，这不但因为我們深信：共产党的成就是算不倒的，因为共产党的工作成就首先是中国人民英勇劳动的成就，人民是看得清楚的，而且我們深信，我們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是必須改正，也是完全可以改正的，因为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現象，并不是工人階級和共产党本身的产物，并不是社会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遺留給我們

的产物，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我们对这笔遗产并无任何留恋，我们并不想靠他过日子，而是不断地坚决地同它作斗争。在这方面，我们同陈仁炳不同。我们相信，经过整风，我们一定能够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污毒大大减少，并且在整风运动结束以后，继续同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我们的工作会越作越好。因此，我们在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为作斗争的同时，我们绝不停止整风运动，我们欢迎党外的朋友们继续帮助我们整风，一切善意的批评，包括不完全正确的、甚至错误的批评，我们都会认真地严肃地对待，因为这是同那些破坏性的批评有原则性的区别的。

中国人民经历了伟大的革命胜利，进入了第九个胜利的年份，人民在欢乐地迎接新的胜利，而有人在那里“长太息”在那里“痛哭流涕”，这是一笔新帐，还是旧帐，让我们的读者去判断吧。

（人民日报6月15日）

陈仁炳主张“算旧帐”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刊载于“人民日报”第二版

本报上海电 民盟上海市委的一些成员，最近在几次座谈会上，对民盟上海市委副书记委员陈仁炳的错误言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最近所散布的所谓“要算旧帐”之类的论点，与最近民盟中央某些人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论调，是一脉相通的。

陈仁炳的错误言论，主要表现在他在上海市委宣传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这个发言的主要内容约有下列各点：他主张要让每一个基层都“鸣”起来，“目前的大问题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层的群众打破一切顾虑，在每一个角落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鸣起来放起来。”他说，他感觉“这几天所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应该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说，他听到会上揭发出来的一些矛盾后，“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汉朝有个人叫贾

誼。賈誼曾經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拿今天的語言來說，他里面談的都是当时社会政治内部的矛盾問題。賈誼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那几樁是令人痛哭的，那几樁是令人流涕的，那几樁是令人長太息的，又有那几樁是叫人感觉很很不合理的”，他說他將听到的情况也排了一下队，結論是“我不敢一定說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实在太多了。”因此他建議“在整风中是應該着重鼓勵人發掘缺點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煞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他还建議在这次整风中要“把群众認為有显著錯誤的問題的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这对于鼓舞放，会比几篇解放日报社論还更有說服力量和動員力量的。”他又說：“我以为在檢查缺點、明辨是非、糾正錯誤的过程中，旧帳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錯誤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帳来遮掩他自己的錯誤。”他說：“毛主席多年倡導的治病救人的道理，反对單純懲办主义的原則，是不是在执行中有偏右的情况？是不是可能由于过分強調治病救人而弄到在某些具体情况中无賞罰，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紀律？”他認為“今天搞好党群关系的關鍵問題之一恐怕是一个認真执行紀律的問題。”他說，他“对于党整风一定能得全胜的信心，还是不够坚强的”，他希望党这次整风能“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長太息的毛病。”根据人們的揭发，陈仁炳除了这个发言外，还在其他場合散播了一些类似論調，并进行了一些活动。

不平常的春天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論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識界說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講演。这篇講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傳布了。这篇講演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闡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覺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發展，无疑將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們且不說遙远的將來，只从2月底到6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經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針的威力来了。

由于系統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針，由于透彻地說明了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方針，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別活潑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評和建議，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驟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滿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爭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給予人們的教訓，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暢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們的錯誤的以至反动

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識別他們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糾正他們，批駁他們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針，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針，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創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見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針，他們懂得这个方針將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証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証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結。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經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針，他們害怕这將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們沾染着比較濃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錯誤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階級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們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們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們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講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們的第一个步驟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領導。因此，他們要求共同領導，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範圍內退出領導。他們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号解釋得适合于他們的目的，并且積極地在民主党派、知識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們的支持者。5月間，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們認為机会来了。他們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誇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造成一种只許講缺点錯誤，不許講优点成績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說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詞，把宗派主义說成是无产階級專政的产物和代名詞，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說成是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詞，向社会主义制度和

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講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認識他們的面目，以便增長見識，得到教訓。这样，他們的头腦更熱了。在他們看来，簡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簡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簡直非請他們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殘局不可！

結果如何呢？

同害怕者的預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預料相反，天下並沒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們发现，被群众包圍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們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疑義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絕大多數，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絕大多數人的运动，向絕大多數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圍呢？資产階級右派先生們，你們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設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計力量对比的时候，連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們这样怎么能不犯錯誤呢？

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犯了錯誤，是不是由于沒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們且不說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經經歷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說宪法怎样确定了我們国家的性質；且不說匈牙利事件的結局是怎樣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樣的教訓（“再論无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經說得够詳細了）。就在毛主席的講演里，也明明說着工人階級同資产階級之間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資产階級不接受工人階級的政策，兩者之間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間的矛盾；也明明說着我們必須拒絕資产階級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須坚持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說着否認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績是完全錯誤的，否認农

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錯誤的；也明明說着資產階級分子還有兩面性，還需要繼續改造；也明明說着知識分子還需要繼續改造，還需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說着對於錯誤的意見必須批判，而馬克思主義也必須在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作鬥爭中間得到發展。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是十分明白確定的嗎？難道有什麼人說過，社會主義的原則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可以推翻，錯誤的意見和反社會主義的意見可以不加批判嗎？但是右派分子對於不合他們心意的話，竟一概充耳不聞。對於他們說來，“大鳴大放”也好，“幫助整風”也好，這原不過是一種觸媒，一種由頭。項庄舞劍，意在沛公。右派“鳴放”，意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既然如此，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就不能不堅決地進行反攻。有人說，黨不是在請別人幫助自己整風嗎，怎麼整到別人頭上來了呢？不錯，黨還將繼續請廣大群眾幫助自己整風，這是毫無疑義，必須堅持到底，也必然會堅持到底的。但是難道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也可以受到保護，不受批判嗎？如果各界革命領導人物對於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不管它們假借什麼神聖的名義）不知道警惕和識別，不知道迎頭痛擊，這樣的革命者對於人民的事業還有什麼責任心？

還有人說，本來講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上結束，怎麼現在又講起階級鬥爭來了？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了，這是事實，但是在政治戰線上，在思想戰線上，階級鬥爭還將繼續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也是事實。大家看到，這一次鬥爭並不是工人階級挑動起來的。古人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止。風為什麼不肯止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和平進行的。為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雖然經過思想改造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但是前者重在劃分敵我，后者重在反對貪污、盜竊，對於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何去何從，孰吉孰凶，實際上還沒有

認真地、徹底地展開過辯論。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右派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混在群眾中迎了新，送了舊，但是他們是並不同意的。他們既然不同意，他們的反社會主義的風就不能止。現在已經有了許多事實證明，某些人老早就另有企圖的，他們不但是不贊成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贊成反帝反封建的徹底的民主革命。因此，無論如何，一場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本來有爭論，而且是根本性質的、不容含混的爭論，掩掩藏藏暗地進行好呢，攤開在桌面上好呢？顯然，前者不好，後者好。表面上躲開這場爭論，決不會幫助我們平穩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相反，經過這場爭論，弄清了人們的真面目，就將教育廣大群眾。這樣，就將使政治界、知識界以及社會各界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內部的團結將比以前更為加強，而社會主義制度也將比以前更為鞏固。

歷史是在鬥爭中前進的，人們的思想是在爭論中前進的。整風是不可避免的爭論，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爭論。現在有爭論，將來還會有爭論。毛主席的報告是提倡團結的報告。他所提倡的團結不是貌合神離、同床異夢的假團結，而是經過爭論達到的真團結。因此，毛主席的報告也是提倡爭論的報告。所謂百家爭鳴，正是要爭。在目前的爭論中，有些人難免又會遇到天氣的寒暖。雖然立場之說還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場不同，政治氣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這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在我們社會主義者看來，目前的天氣確實是一個大好春光的艷陽天。是的，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為廣大的工人階級、勞動人民、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切真正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覺悟，廣大的共產黨員、共青团員的政治覺悟，都將在爭論中迅速地成長着，成熟着，用一種不平常的速度。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論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过五天的预备会以后，将要在今天正式开幕了。

这次会议的内容很丰富。在预备会议中，代表们认真地讨论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并且就去年的决算、今年的预算和年度经济计划进行了座谈。正式会议的议程，据昨天人大常委会所通过的草案，将包括听取和讨论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董必武院长关于最高法院工作的报告，张鼎丞院长关于最高检察院工作的报告，彭真秘书长关于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报告，乌兰夫副总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的报告，以及一些其他的項目。

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过去工作的结果怎么样，今后的工作如何改进？这是大会的代表所关心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同时，这次入代会开会期间，又正值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展整风运动，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这一次的人代会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确定当前的工作方针，确定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而为了作到这些，就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批判右派。

关于总结经验，目前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肯定成绩。有成绩就应当肯定，有多少成绩就应当肯定多少成绩，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最近煽起